

書名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
 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編號 C5930500

卷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續集五十六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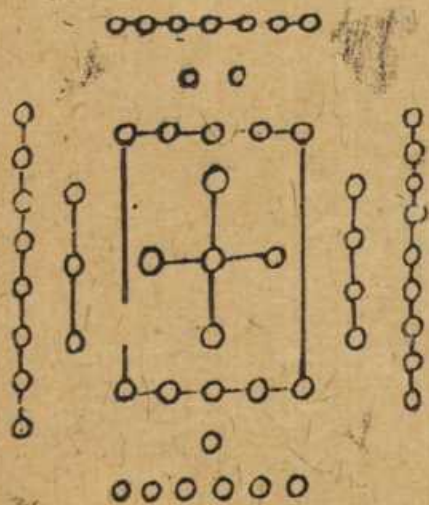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 編集
 建陽知縣區玉 刊行

續集

經籍門
 河圖洛書 圖者圖 馮其像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
 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
 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
 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
 也

老學齋經義卷之五
繆如此此吾後所以不得不正其端歟原遷之作史抑不為聖經計固不當引經罪之然遷之失不關則經不明此又吾之不得已於遷也

群書考索卷之六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經籍門

詩類

作詩之由論詩之所
以為教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

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因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寔以陵夷至于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玉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

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誄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入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若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乎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皆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也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正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誄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

詩思無邪

詩三百一言以載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功矣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

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文公語錄

詩六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此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兔置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此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誦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此與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置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文公集注

詩之教以詩為教能使人興於善而戒於惡又入人深而見功速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

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誄之使人有所創艾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文公集注

詩之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文公集注

詩雅鄭不同部夫子所以不刪桑濮之詩者欲以垂戒於後世非欲與雅樂並奏也

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

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剛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今不察此乃欲為之譯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為邦之法又豈不為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文公經說

詩體不同

變風變雅乃亂民風者存之訓成後世不必謂三百篇皆雅樂而皆祭祀賓客之所用

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入壯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皆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耶而况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為桑間又不為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為鄭邶鄘衛之風不為衛桑中不為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悞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者猶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耶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

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又或出於傳記

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為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當薦何等之鬼神溱洧當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秩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無於雅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雅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又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為雅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樂與鄭衛合奏尤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為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為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為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為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賡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

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而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夫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完先王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而雅樂之不幸其矣抑具於溱洧而取范氏之說則又似以鄭詩為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者耶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以為使伯恭父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為然亦當為我道然而一嘆也嗚呼悲夫

詩序之辨

詩之小序出於漢儒非孔子夏所作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先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

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訟襲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讀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遽矣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遠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詩之傳授

詩之傳授愈久愈多異同至東漢而後衆說並出其義大明

亦經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為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深淺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辭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相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為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已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東萊讀詩記序

詩禮樂

興於詩學之始也立於禮學之中也成於樂學之終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

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占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與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文公論曰

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瓊簫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情性有美刺風喻之音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嘆之間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為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為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習服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體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以旦暮而學其所以養其耳目和

其心志使人論肌快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有以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有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反在詩禮

之後也文公論語或問

詩樂

詩出乎志樂出乎詩志者詩之本而樂其末也不當以聲求詩

詩樂

詩出乎志樂出乎詩志者詩之本而樂其末也不當以聲求詩

詩之作本為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
依求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三代之時禮樂用
於朝廷而下達於閭巷學者諷誄其言以求其志誄其聲執其器舞蹈
其節以涵養其心則聲之所助於詩者為多然猶曰興於詩成於樂其
求之固有序矣是以凡聖賢之言詩主於聲者少而發其義者多仲尼
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誠以詩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
存然後詩可得而言也得其志而不得其聲者有矣未有不得其志而
能通其聲者也就使得之止其鐘鼓之鏗鏘而已豈聖人樂云樂云之
意哉况今去孔孟之時千有餘年古樂散亡無復可考而欲以聲求詩
則未知五樂之遺聲今皆以推而得之乎三百五篇皆可協之音律而
彼之絃歌已乎誠既得之則所助於詩多矣然恐未得為詩之本也况
未必可得然今之所講得無有畫餅之譏乎故愚意竊以為詩出乎志
者也樂出乎詩者也然則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未雖亡不害本
之存惠學者不能平心和氣從容諷誄以求之情性之中耳有得乎此

然後可得而言顧所得之淺深如何耳有聲之文德則聲為律而身為
度蕭韶二南之聲不患其不作此雖未易言然其理蓋不誣也文公
詩有正變美刺文集

聖人著書立言蓋善惡必錄有善則極其所至者稱之有惡則併其情
而狀之可言者言之凡以示夫勸懲而已矣然而醜亂之迹惟慕之私
言之於他書已非大雅君子之所欲况詩則非徒使人誦之而已復使
人歌之非特使人歌之而已復使人舞之以其淫泆之事君子所諱聞
之言不忍刪之削之而使後學習焉此後世有疑於聖人焉耳曰風雅
有正變美詩之言合乎法度所謂正也刺詩之言蕩佚不法所謂變也
聖人教人亦多術也純以法度教人是以緇綠素人何緣知其美雜之
以可監可戒可耻可懼則以緇綠素也自非瞽瞍白黑之理一見決矣
詩所以宣民情

嘗觀於詩刑政之苛賦役之重天子諸侯朝廷之嚴而后妃夫人社席
之祕匹夫匹婦皆得以肆言之聖人為詩而肆天下之匹夫匹婦皆得

以言其上宜若積天下輕君之心及至於幽厲之小雅邶鄘衛陳鄭之風亟諫而不許顯譏而不戾相與携持去之而卒不忍然後知聖人使之言而至於民之不敢盡言而况於敢叛是故湯武之與其民急而不敢先周之衰其民哀而不敢離蓋其堙鬱不平之氣舒焉而亡聊之氣不蓄也嗚呼詩不作天下之怨極矣卒不能勝共起而亡秦秦亡而後快於是始有匹夫匹婦存亡天子之權嗚呼春秋之亡以禮廢秦之亡以詩廢吾固知公卿大夫士之禍速而小民之禍遲而大而詩之所以維君臣之道之功深也

召南有召公之詩周南無周公之詩

蘇詩曰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明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著明者也

東萊文集

觀詩見先王之風澤深厚士之出於其特者為可願夫此

婦人女子而所知如此蓋其器宏深其聲春容其藏充實其施濟博也
和鑿委玉佩執綬正立辭色坦夷固與進奔車比服馬進前人惟恐不及氣息蕭然者不可同年語矣此婦人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觀之必且仰天而號曰何為使我至於此極也始有甚者今其若此亦可觀矣蓋無意而獲其蘊不得已而後言仁厚積中而言者其行之指也

山谷文

古人之學與後世異古人學詩知其大意而已矣章句詁訓有所未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夫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學者不由章句詁訓則入於傳注之學相繼而作

詩中和之理

中之理其至矣乎人皆有之而不自知也嬰兒之生蒙然而已饑則呱呱然戲則啞啞然故人皆有之而不自知者和之失也中不自中以一故中和不自和以中故和中與和相習而莫之能名謂之道者喜而忘

喜怒哀樂而忘哀樂而忘樂不以喜怒哀樂而傷其真者是中之
至和之極也中則誠和則明音者中山王聞樂而悲子琴張臨尸而歌
樂非所以為悲尸非所以為歌也然則感之者真在內也故感人心者
莫深於詩而蕩人心者亦莫甚於詩蕩之者過而已矣喜之過流怒之
過暴哀之過傷樂之過滯聖人惡其過也是故通之以情而正之以性
性通於情不情其性情止於性能性其情使天下之人雖和而不失中
者性之正也凡人之情喜怒哀樂均則無喜怒哀樂不均故喜怒哀樂生
焉然天下之至異者胡越也至其歌則同於樂其哭則同於悲聞之者
非天歟故雅之二頌之三風之正變十有五皆出乎天下之自然者也
大者曲而歸諸直小者怨而歸乎正深者宕淺者夸雅頌之別然爾二
南王化之基也邶鄘衛商民之相變者也俗變於近而王不能正則王
不王也鄭首叛也齊首霸也鄭并魏則又伯而秦其甚也是皆王之不
王而諸侯肆行莫之禁也陳淫也檜亂也曹奢也紛紛乎益甚而益不
可正苟有后稷先公之化如龜者庶乎其可也此名之先後也雖孔子

之聖亦安能離衛降王進鄭返齊分晉與秦以一已之私定天下之誠
然哉張雷

群書考索卷之六

畢

續集

老索絲集卷之六

八
絲集附

十



